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山海紀聞二

錦寧道中

自議巡撫一裁而清河之敗至假令經畧不兼巡撫必駐遼陽當是時擁大兵以自隨距清河僅一百七八十里我兵知救援不遠必能為我固守一二日以待大兵之至乃西駐廣寧相去五百里清人望絕而一日遂下紀巡撫不宜裁

市馬十兩一疋者極甚馳突但夷馬成羣不能多擇舊皆通融總買每百疋向止用價七百金今即稍貴而稍增八百金以外可買也大同左衛道入設價六萬兩每馬一疋止用價六七兩以後差官買馬者先往本道掛號每半月以買過疋數銀數同市口守備公報以杜侵欺此法甚善（北馬市）

山海關抵遼陽約千里內自關至廣寧數百里自廣寧遠達三岔河又多沮洳每小車載米三

石日僅行三四十里計往回四十餘日每車兩人一驢日約費銀一錢二分是費銀五兩而得米三石也自套起至遼左至瀋至開鐵或二三百里或六七十里車牛已是累苦不過况自關至遼千里之遠乎每頭短運可三石若長運月運歲運僅可一石五斗且關外至杏山以非一線之路左海右邊邊與路相去遠者十餘里近僅五百里一路墩火失守哨探俱絕往往達子拐我逃路人役截擄商民今聞車夫騾馬在途

勢必聚衆來搶計運糧十萬石往返數百回而人馬累死者不可勝數矣 紀千里截糧

國初歲輓漕糧數百萬石全藉海運不可常恃故開膠萊運河爲久計然淮登商民市賣來往于成山嘴之間者固熟路也今山東買糧既難如數勢必截漕于淮再截于天津而截漕于淮則成嘴爲必繇之路必犯之險至截漕于天津則或繇中道或繇北岸徑趨蓋套與三岔河起卸正不必從山海關起運陸也 紀開成山嘴

國初運糧自登萊旅順海蓋三岔河入循遼瀋而非直抵開原之老米灣此故道也今卽不能抵開原而三岔河則可至者蓋州套至遼陽二百七十里三岔河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方謂蓋套比三岔河爲遠而可更言北迅便也總之登萊之糧運俱當定以蓋套收卸爲主至謂官運有限民運無窮欲聽商民自運貿易寬其文法許帶貨物一二此富遼之策遼左河東河西千里既脫僅僅傍城就近耕種而一歲所出僅或

本地一歲之用如遇小歉便作大耗以別無來路也紀蓋奎攸郎

厚值募船費多而後且不繼應造海船爲經久計假如造海船四五百隻費三萬餘金可長用而事完又可變賣漕糧未可常截登萊未可全恃則廣糴于淮陽一帶𨽻海運順保河間臨德一帶𨽻運河入海運永薊一帶𨽻灣河入海運以濟截漕登萊之窮亦一策也故曰海運濟漕運之窮況今日已用海而登萊猶宜長慮哉說

造海船

借盟以增賞賞一得而歲以爲例即質有親子頭目明明諭盟我終未敢殺質以速釁究亦拱手還之攢刀說誓此濫套語邊中何虜不攢刀何日不犯誓禽獸無恥未足恃也嗚呼禽獸無恥而縉紳大吏亦恐蹈之惜哉 覺用齋

自奴賊起事以來第知失撫順清河二三邊堡耳不知自鴨綠江東南起至西北六七百里邊鎮如永奠長奠孤山鹻場之類二十餘座皆已

棄去邊內民堡如延望山寨之類數十座皆燬
掠而我兵第守遼瀋開鐵四大城不敢一步往
救也敗殘瘡痍之遺新募烏合之衆賊以全力
攻四城之一而出騎兵分斷其援路三城無馬
之疲卒能徒步奔二三百里越賊騎而救此一
城否一城失而三城俱不能守河東去而河西
亦不能存故不恢復開原河東何以承載須將
遼陽作一根本然後修復淸河撫順寬奠一帶
邊堡與瀋陽犄角而後徼集敵剿次第進復奈

憂之何其不思紀河撫順之始

登萊天津盖套各居一角而舟行中間所謂北岸者猶天津往登萊稍傍南岸云爾實係海中徑望東行稍向北轉而趨盖套　豐潤每一小車運草五十小束至山海關給脚價二兩八錢至典賣車驢不得歸後增至三兩而車戶無應者此車可三石是豐潤去關僅三百餘里運米三石而費脚價三兩若自關至遼關千里可知已而虜賊搶奪軍民護送勿論也　登萊不數

旬巳運至十數萬天津永向承順以達薊密亦
有舊道海運自可行也登萊米極賤小錢四十
文直銀四分而易米一斗當北直三斗順永保
河一帶米俱賤誠使設法廣糴多方募運責成
山東北直撫按轉行近海便水各州縣分糴運
至水次交兌海船而督餉者第總其成若專仗
登萊專望截漕專發倉穀專改京折爲本色竊
慮其易窮也去年緣海運少米價踴貴十倍客
軍賣盡行囊戰氣之衰全繫于此開原斗麥三

四錢人馬饑死城中者甚衆遂爲偵者所窺以至破陷 紀遼東便海運

凡營盤一面靠城三面挑壕兩道內一道寬二丈五深亦一丈五外一道寬一丈深亦一丈土散平垣內高外低勿碍火砲行路　其守城軍士日間無有烽信卽下城挑壕先將舊壕修濬寬深完日而後挑外壕但使城壕多得几道俱極寬深豈不安穩進不能奮勇殺賊退不免于死而又不鑿壕立塹此棄物也 紀營盤

遼左自開國二百數十年舊功指揮千百戶總旗不過二三千員而自寧遠前後總兵三十年漸添世職至四五千員何人不費廩俸何錢不出民膏平時括盡大利以至今日率其黨族先衆而逃故觀于萬曆間擣巢之舉封拜之後而知遼東必有今日雖然遼官皆能戰與各衛官不同今欲換遼人先宜以選用遼官爲第一義

紀遼東官

撥兒馬雖快不快于賊馬也若賊隨撥兒馬洞

到而措手不及矣今不日夜趲補墩臺嚴明烽火而專恃撥兒可畏也以前皆是烽炮與撥兒同到究其故不過臺空太遠而墩軍又不上臺忽然聽炮不知從何來甚有撥兒馬已過而始舉烽炮者今臺空遠者酌量補築務使相連軍不上臺不時巡查違者以軍法誰敢徒誤 紀補

嚴明烽火

各鎮援兵甚脆弱一人三餉而無一實用川兵心齊膽壯只得精兵二萬亦自足用然非土官

親領該道親押必又蹈永順之轍且多不善騎戰平原廣野或非所長此山林險阻之一効也猶宜擇地而用之 紀援兵

遼城數十萬生靈全頼水防壩土一完可留可洩賊即强且衆斷不敢臨水一窺可省兵五萬將帥數十員此眞遼陽天險而孰意有開門揖入者哉 紀遼陽水防

東西虜爲宰賽一事必不能和但煖粆力薄不能制賊必須虎酋作主而虎酋未易制縛但得

其以名應我使賊且畏且疑不敢長驅此西虜
得力處也若諸夷本無同仇意念而我日遣使
以求之反得因此以圖我我是未得搗賊之
利而先受西虜之害 紀用虜
但使薊密所堆糧石運得疏通亦須費經年之
力若北信口三犋牛旅順口所堆貯者終必腐
朽而不能運勢也借一帆之便徑到薊密交卸
爲便 紀薊密運糧
天津之糧如可徑達三岔河則徑達更妙免自

永平起陸更費如礁石難行則自永平起陸運至芝蔴灣亦勢所不容已者
紀天津權運
初議者率曰保守遼瀋而不及寬靉鎭江殊不知寬靉鎭江爲遼之左臂而鎭江又朝鮮之咽喉金復海葢之門戶也若不犯遼瀋必犯寬靉鎭江東北孑遺全在寬靉鎭江誰與抵敵少壯必散而之金復海葢有限之地加以東南流離之民又何以養寬靉失勢必順流而下直抵鴨綠取鎭江鎭江失朝鮮之貢道絕矣朝鮮與鎭

江猶北關之犄閉鐵也鎮江失而朝鮮誰與爲
援不猶失開鐵以失北關之一轍乎朝鮮若失
借朝鮮之艫艤而犯我登萊不難矣今宜使寬
靉之兵協同寬靉之民把守寬靉隘口使虜不
得入而斷我草河要路鎮江之兵協同朝鮮之
兵把守硯水嶺並橫江一帶使虜不得入而窺
我鎮江鹽場兩重地一保人心不驚海運無虞
矣故守瀋陽不如守鎮江寬靉東邊一帶益瀋
陽城久空賊縱來犯自能遏其深入惟東邊之一

帶兵寡防踈賊若長驅而金復海葢必不能支
急諭朝鮮使知鎮江添兵助彼聲援該國整搠
兵馬一駐滿浦一駐昌城以陰制奴入犯之謀
釋此不圖異日恐有舍朝鮮而徑窺登萊者紀

寬甦鎮江

當開原初陷時鐵嶺非關尚在沉懿蒲瀋未逃
法當亟復開原全我家當今破者破空者空徒
分數萬人馬守各空城無一人民居住何益紀大

開原初陷

初賊統全衆駐新寨日壓撫順關而窺我遼瀋我猶守在一面至冬履氷可渡或南出泆河搶清㵎村屯以窺海葢或順流下鴨綠江而上奪鎮江以窺金復不然則渡江而東以窺朝鮮而賊出愈寬我守愈遠兵分力寡守何容易也筭賊之來路即可爲我入路者有四在東南路爲㵎陽南路爲清河西路爲撫順北路爲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重兵而鎮江南障四衛東捍朝鮮兵亦不可少者清河撫順三岔兒三路山多

漫坡可騎步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藪林箐險阻可專用步當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兼領之善行師者行必結陣見可而進知難而止每行一次必立一營貯放糧草兼作退步各路兵深入百數十里必留營數所撥兵防守而前路迎敵兵馬必漸單薄且兵馬既隨洛帥往遼遼城空虛應設兵二萬平時駐劄遼陽以壯中堅有事策應四路以作外援又與海州

三岔河練兵一萬聯絡東西以備後勁復設兵一萬防護海運以杜南倭此向者議征行居守之大略也而皆成畫餅矣紀秋防四路設兵大畧

往者開鐵清撫汎懿蒲瀋俱無恙則河東以遼陽爲家當廣寧爲轉輸今遼陽爲衝邊矣又當以廣寧爲家當山海關爲轉輸紀廣寧山海

今土狠毛淅各步兵僅可用于寬靉清河山險之地而緊對賊寨如撫順三岔兒一帶平坡漫

領非西北各邊兵必不可　紀調西北邊兵

奴賊戰法死兵在前銳兵在後死兵披重甲騎雙馬衝前前雖死而後仍復前莫敢退退即銳兵從後殺之待其衝動我陣而後銳兵始乘其勝一一效阿骨打兀朮等行事與西北虜精卒居前老弱居後者不同此必非我之弓矢決驟能抵敵也惟火器戰車一法可以禦之須將砍取木植局造雙輪戰車約以三四千輛爲率每車載大砲二位翼以步軍十人各持火鎗輪打

夾運行則銜陣亜以立營方為穩便 紀奴戰出

朝鮮國王李暉咨文奴酋親領單馬趨非關非關原有二城金台石白羊骨分守奴酋令伊單蒙以牛皮用蔽石矢冒死鑿城金台石自焚白羊骨出降先是鐵嶺之戰有蒙古酋胡宰賽領萬餘騎助兵敗衂擒宰賽及其二子副將四名其副將中一名即奴酋妻兄奴酋曾取蒙女為妻遂妻兄誘脇宰賽部落皆為服屬于是賊陷遼瀋境上二堡又令其女壻好好里子 等來

問我國降將俺欲與朝鮮和好奴賊方與蒙古
約定同時入寇蒙犯廣寧奴犯遼東酋第二子
忘古太第三子紅太是言于其父曰朝鮮非關
宰賽皆助南朝今者非關及宰賽俱已破滅惟
朝鮮尚存不可置朝鮮于後而先犯遼東今寬
奠鎮江等處與小邦昌城義州諸堡隔水相望
孤危特甚賊若從鼜陽境上鴉鶻關取路遶出
鳳凰城裏既無關嶺之阨或犯寬奠一帶或搶
小邦昌城等處則無暇與壘內如遼左八站外

而江東一城彼此隔斷聲援俱絕此小邦之不遑發婦之恤緯而惟以漢邊牧圉爲憂者也紀朝鮮咨文

凡騎征官馬無印與私馬同而日久糢糊與無印同年來因此奸軍易拐逃奸民易于私買奸弁易于收留至于殘兵棄置道路爲民間所私收者何可勝數假使馬有印記人一見之便知爲官馬誰敢私收便知爲逃軍誰敢隱匿此不但可以察馬弊而更可禁逃軍紀騎征官馬印烙

瀋陽之役南顧遼海北窺開鐵東逼賊巢倘重兵戍此固守相持便足綴賊然城闊而矮身高不盈丈餘面窄僅五六尺其磚皆鹻蝕坍塌其居民皆搬運他衛城內所存者僅開鐵逃民二三百家其瀋陽遊擊汎懿蒲各備禦皆日在城內夜移關外遇急則各避去名雖未棄實已久棄往開鐵失而他仍吾土也遂爲東西虜牧場而我兵不敢北望一步矣瀋城壕墻逼城數尺許今塡壕平墻展開七八丈作圍城一大營盤

每丈五地置戰車一輛中空衛以砲手斗餘人內寬餘三四丈爲遊兵往來策應馬道盤外用深壕兩道壕外以大樹多椏枒者交互糾結三四層爲鹿角用狀且賊新寨距瀋陽甚近故今日之計決當以守瀋綴賊爲主而奉集在撫順之西南九十里瀋陽之東南四十里虎皮驛之東北四十里若賊犯遼陽一出撫順一出馬根單此其總路而於策應瀋陽則又甚近也以奉集堡犄角瀋陽而又以虎皮犄角奉集三方鼎立

各置大砲而賊益自顧巢不敢他寬蹵東南一帶第用各遣精巧遊兵一枝張疑作勢以多方誤之可矣紀守瀋陽

守瀋孤注也瀋之東南四十里爲奉集堡可犄角瀋陽奉集之西南三十里爲虎皮驛可犄角奉集而奉集東北距撫順西南距遼陽各九十里賊如窺遼陽或入撫順或入馬根單皆經繇此堡亦不可阻截也不守奉集則瀋陽孤不守虎皮則奉集孤三方鼎立不各戍重兵則易爲

賊撼而遼陽孤瀋陽隔代子渾河一道毋山水漲瀰漫七八里月餘未消又無船渡苟不預備三月之糧而一日斷食矣 紀瀋守瀋陽

遼海村屯叢集西虜之垂涎久矣沙嶺除堡臺外一塊沙土耳使非去冬出口挑釁何至于此如丁字泊之役西虜誰敢言者西虜環遼東西而處者三衛除朶顏一衛直廣寧外其泰寧衛炒花二十營福餘衛煖兎二十四營皆全聚于長安長勇一帶陽挾賞陰圖掠 紀三衛

自有東事以來凡起靡補陛不下者皆巧立名色公舉公推但圖借遼作人情而竟不顧地方中掣肘紛紜之害

紀借東事乞官

芝蔴灣所運者關內永扇之米非寧屬之米也盡從樂亭起運豈不直捷却欲越而陸運二三百里至芝蔴灣費如許力如許財而後海運亦謬矣國初海運縣三岔河直抵開原老米灣至今猶在今議者必抵海套非謂套一水之便不能抵河上也圖地近而郵早也而多陸運一百

五十里不亦拙乎 紀遼[illegible]

在遼陽鄰虜在叆道瀕海橫亘不過四五十里大路以東皆崇山峻嶺東西橫四百里南北長六七百里無掌大平坦處也自東北長白山發脉抵西南旅順海口而止分路開障每障爲一峪民皆依山居住空山耕種今年空此塊種澳明年又空彼塊顧安所得空地即三岔河西誠有之但高平一帶先須開河數道以洩水在寧錦一帶先須增兵一二萬以防虜而後能屯 紀

也

海運自登萊外而議天津河等難及議北岸又何等難今樂亭芝蔴灣南海口並開而北岸有三道矣津門有南道中道合登萊而亦三道並運矣視山海關千里陸輸之艱爲何如三岔河下濕淤隘原未可多卸但謂卸得一船即可取一程之捷小舟裝三四百石者分三河大舟裝七八百石者抵海蓋此兩善之術也　紀海運

昔蒙古圍襄樊劉整語阿朮曰我精兵突騎所

嘗輒碎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船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月練水軍七萬遂破襄陽沿江直下夫北人不習舟楫元卒用以耗宋慎諸 紀水戰

內丁不自養馬强奪各營好馬騎坐及騎瘦又發各營喂養而奪其好馬豈將軍殺賊只用一二千內丁而不必各營之軍士乎 紀內丁

當瀋奉相持之時倘一二萬兵從寬甸以壞其田禾殘其聚落而驚其巢穴豈不兵家之一

奇而無奈其不能劄駐何也○南衛專設大臣之議尤所未曉倭耶奴耶遼陽退步耶燕齊外蔽耶不併兵遼瀋為拒奪計而欲分兵漫無緊要之處可乎　紀濬奉抑持

以賊箅我撥者還箅賊撥中千把能撲賊撥數十人者即陞其官斷賊耳目開我耳目關係甚大　紀撥賞

蓋套至遼陽二百七十里三岔河至遼陽一百五十里船運大者七百石小者三百石車載兩

牛者獨牛者三石五斗難易遲速不得較量須瀋陽之食二日亟檄運船分移三河交卸以圖捷速而餉部言糧以過海爲難多運一廻爲中若槩卸三河便少海運一廻不如以大船載七百者卸蓋載三百者卸河庶幾兩便（糾瀋陽之食）夫守虎皮者非爲虎皮也爲應援瀋奉防護村屯恐賊聞食且盡男婦老弱各具筐簏一口袋一鐮刀一以勁兵前堵我人馬而護此輩于後勒我田禾瀋奉人馬厚于兩頭薄于中腰恐交

接不能及欲以見兵三分之二守家當精擇其
一分之善鬭者設防于前屯以迎之而且以補
其中斷紀守虎皮
金復道之𠫊設也爲防海護運防海者非防倭
也防奴踩寛奠岫巖入南衛而奪我海運也初
未親閲寛鎮各處謂此舉誠不可少及細料賊
欲往奪海運止有兩道陸從鳳陽𪊍塲犯岫巖
水從鎮江鴨綠江泛大洋如爲防海何不防之
鎮江鳳凰城甜水站一帶以扼其進入之路若

使賊得至金復與我相持于海上而遼陽海蓋已早去矣一道一副總兵領水兵萬餘戰艦百隻何濟于事鎮江外連朝鮮內防寛甸中守鳳凰甜水以絕奴水路之入路而他日又可督領人馬踩寛甸出為進取之一奇但鎮江去遼陽四百餘里既遠且阻縱發兵將往守鳳凰城一帶而無一道在彼彈壓亦屬枉然徑議改金復道于鎮江甚善　紀海上添設

天津芝蔴灣之運便道過娘娘宮而入河近山

東之運先到益道後到娘娘宮而入河遠人情
嫌近憚遠不足異今以大小分舟南北分岸則
處置妥而彼此安况近日海道又有三河不必
多卸益套專以爲常　紀遼海運

召買者州縣從便入海運巳到闗者石河從近
入海運而責芝蔴灣以三分之一儘闗上積糧
完日爲限而盡移其舟于石河樂亭海口一帶
裝運至陸運一道可徑斷止　紀遼運失

諸降夷皆賊也恐見殺第詭云我是饑餓投降

我是南北關各家達子奴分付云如被捉只說投降裏面自不殺汝或因而用汝汝打聽得實過空便來回報繇此觀之凡稱降夷者當何如疑愼何如防閑而一月五千餘人投降盡取之帳下何居 紀輕信降夷

三岔河每歲惟五月後乃可運鈔自九月至三四月若河西無兵馬駐防沙嶺即舟小亦不便也薊密永之糧原議繇芝蔴灣運獎誠謀彼州縣何處不可入海何必越數百里崗阪陸運到

關即到關矣自有石河海口近便可發何必踰
關而雖芝之蔴灣爲况芝之蔴灣造船一年僅得十
餘隻此後順承見買者聽各州縣隨便入海已
積關上者聽石河就近發運而第以緒餘付芝
蔴灣協助之完日卽止 紀芝蔴灣運不可恃
遼陽至寬奠鎭江四百餘里高山峻嶺轉運殊
艱而從大洋入鴨綠江又恐爲寇導惟當就近
收集屯糧爲彼援兵設防者用而以新餉等給
額軍軍本地人猶有糴買處也 紀糴買

一片石形勢委蛇外寛內窄外寛則我兵可㐌
內窄則寇無可掠必不敢入入則黄土諸口兵
拒其衝石門新練兵遨其前而關東鐵場堡等
兵截其後立殲之盡耳 紀一片石
榆關東北之一片石僅移駐黄土嶺數十之兵
而喜峰口乃諸夷窺伺之處貢夷出入之路其
守兵僅僅六百餘人故自東協之大毛山義院
界嶺桃林冷口中協之擦崖潘關寛莫谷西協
之墻子潮河川里水谷白馬關其衝約有十一

二處俱當處處添兵層層設險至如中協青山
龍井東西兩遊兵三屯駐防兵遵化威虜宜武
兩營兵薊州南兵西協之密雲車中營兵通州
舊營兵俱係內邊緩處而合二萬餘兵逍遙河
上者何也 紀守兵
薊軍月餉甚薄有四錢五分者有二錢七分者
而南兵月餉每名有一兩五錢者有一兩七八
錢者新兵亦如之故前番招募舊軍强壯者相
率借逃就募別處以致舊軍日少新軍日多新

餉日增舊餉日缺各營伍之凋殘各營餉之謚乏之弊實坐此況新兵中未必一一强壯舊軍挑或有一二驍勇者稍爲衰益俾新舊均平給發有餘或新糧並稱强壯不妨更爲調停餉薄者派爲騎軍稍貧馬乾餉厚者派爲步卒專任守口或薄者幫以行糧厚者止支本餉久之則搭酌適均勞逸恰當〇三協南營設有遊擊三員分統守臺南兵勦建未嘗不善惟是南將身居內埕南兵分隸各臺一切稽查支𩔖則各提備

任其責即便遇警策應亦各路當其鋒而南將徒以空名遙制于數十里之外致四路有耦猜之嫌而各兵無呼吸之應

紀詔劃兵之餉

永平各州縣原係派俵馬俵馬索價甚昂交納不易有一馬費百金外者第議每俵馬一疋并草料共改折銀三十四兩順永兩處暫行改折養馬者挨年照數交納空槽俵馬者逐疋折徵加添草料請行官買官解之法毋聽冏寺預定本色若干督撫委官定價召買每疋不過十五

兩剩下銀兩仍還冏庫是在馬戶一馬而省兩馬之費而在冏寺一馬而獲兩馬之利紀俵馬

永平所屬東協如大毛義院桃林冷口界嶺黃土等口皆夷人出沒之地逼近永鎮不過四五十里遠不過七八十里近自柳河失利西虜跳梁固難鎮撫而安之榆關者神京之門戶而永鎮者榆關之咽喉是榆關之聲勢全憑永鎮以為後勁也紀永平

虎墩兔勾連奴酋窺犯義院桃林喜峰諸口逼

布毛乞炭挾賞于古曹二路刀兒討等三十六家阻貢窺邊按此數年前經畧疏語也奴揷之形見矣 紀諸夷

板升云者被擄之漢人久住虜中沿邊耘種名爲護邊其實虜之細作皆是此人虜搶財物亦與其三請之坐地分贓夫此板升者內食我撫賞看邊之物外分達子搶掠漢人之財彼居中而兩利之如是 紀板升

遼東墩墻厚不盈尺上無苫覆經年淫雨未見

傾圮且民間以土爲屋詢其不漏之故則謂土鹹不漏以此知土之必可城也一謂遼之人少恐無做工之人惟遼人貧軍兵月餉四錢從征者方月得三錢到手一年只得餉半年其餘半年常若無餉若不從軍之步軍一年止得銀一兩四五錢到手耳役斯窮軍以任工作遼乃稱苦見謂無人若厚其傭募日得工銀三四分人如蟻集豈無人哉郎曰遼歎無兵非無兵也將官家丁額有成數今加數倍有一家丁月五六

之餉所以無兵家丁之餉將官半以入槖爲營

官之資耳紀城關外

遼將多有丁而無丁何也餉是而丁非也多有

丁而亦同於無丁何也丁非其丁也丁全則餉

缺餉缺則將窘丁壯則餉須壯餉壯則將亦窘

紀將丁

朝鮮兵出寬奠而敗沒乃傳聞其國王提兵三

萬親至義州欲以助中國而殲小醜殊可獎也

紀朝鮮

遼東五處兵道各自擇將領隨便召募隨處操練計一道可募五千五道便得二萬五千各將既易爲統領各道既易爲撫恤紀五道募兵

昔者戚繼光之練兵薊鎮也亦謂官銜新設權不統一無兵可練故請用浙江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以爲教練張本至于奉旨取回本鎮總兵獨任繼光盡薊鎮十二路事皆責之而後繼光乃得行其志而薊鎮之兵獨强則前事可見矣紀專任大將

昌平陵寢通灣餉道兩鎮宜屯大將軍兵以備
非常西北之鞏華城及京城東十二里曰大壩
乃御廐處有城甚寬當葺其城以精兵五千一
營將居守爲京師干掫應援昔年趙文肅公及
張新建公皆有築四輔城之說至於重城都城
外敵臺八座極宜添築以固城池以防衝突 紀

守城

全遼現兵已幾八萬而經略云堪任戰者止三
萬有餘乃紛紛議調議募計餉該銀三百二十

四萬米荳通該二百萬兵愈多而餉愈急此亦行之無漸也　紀調兵

奴築包石城爲新寨又築一城于撫順關外十里而即運我撫堡磚石以爲之且又鐵騎守于外羣胡耕于內而放牧出沒皆在我邊墻內地則明巳弃虎皮驛以外一帶游徼莫至烽火莫通而尚可以言守乎　紀奴城守耕佳

東西虜合乃河東總兵虛報其意不過欲張大聲勢以葢不救鐵嶺之罪不知遼城士民爲此

一語逃去無筭可恨也　紀遼將妄殺

一時宿將如雲中杜江右劉業各提兵而入遼境一城屯主客近十萬諸大將各統所部爭長不相下諸部曲率橫而驕經略不能問又斗米直錢二百朝議速一戰爲快而不知戰實未易言且遼之易困者患在客兵安插無方而糧餉輓輸無奇術也倉卒誓師四大將軍分道以出將軍松出撫順道將軍林出開原道將軍如栢出清河道將軍綎出寬奠道是時諸大將各以

威名相埒喜見得當賊奴趣首功而獨主兵如
栢世居邀獨倖其念香火支吾兵間苟且報城
事爲得討意兜如栢而松縱轉戰深入松渡河
遇伏而陷并大將王宣趙夢麟殲焉林閉松敗
而亦潰監軍文臣潘宗顏董礪死之縱直搗奴
巢克十五寨奴還兵自救餉援絕而鏖戰死當
是時令諸將犄角首尾應援相接兩將軍必不
陷賊中而奴酋可授首　此不救大將之失
出關自寧前一帶非至山南至海廣者不下三

十里狹者止十八里特與塞外虜爲鄰設有不戒則一馬可至然其間地饒多茂草而種植絕稀間有開種不過近堡一兩段離數里外卽沃土皆汙萊矣詢之城堡父老歎曰無人無時無本各衛堡軍多而民少則無人差役多而休息少則無時軍民餬口不給則無本且今牛運騾運絡繹道路送往迎來奔命朝夕百萬斛遼陽而河西不得一粒粟餉銀犒銀防護齋送無寧日而河西不得一文錢如是尚可言墾田耶

然不勸河西耕種則河東接濟終有窮時當捐
金付廣寧撫道召募人夫開種河西河西民飽
而可以濟河東也 紀關外河西墾種
原任寧前道參政張國儒本官在兵垣時正奴
酋詭計質子之日本官抄參巳一一指破其奸
其後子朝入而夕加兵于北關子夕還而朝撤
兵于北關絲毫不爽至析奴婚救北關尤其特
見 紀先見
欲安遼左斷須于撫順築城欲城撫順非調班

軍不可見今山海城工誠班軍之力城撫順正所以爲山海外敵爲劄鎮重門惟兩鎮安危與其故攝以一督臣使其如左右手之相救也紀

築撫順

奴將清河一帶山路盡行斬斷或畏我進兵以爲防守之策也或並力撫順爲傾巢之來也彼以乏食而甘爲孤注我以審勢而尚難出奇紀

清河山路

初奴禁蜂蜜無私賣將備炒麪行糧之用無

不繕甲秣馬又禁部落無私獵狩是豈爲專些
須山野之獲將以惜馬力欲有所用之也又修
猛骨南關舊寨屯兵二三千又築垣五嶺關移
部夷三四百家守之弁踰邊先日舊夷俱遷徙
去另易以新夷住種問以語皆俛首佯不應情
益詭異奴性最陰毒險摯怨恨每終身不忘速
兒哈赤亦非其胞弟乎卜占台非其兄女與其
女壻之出乎洪巴都非其長子巴卜海又非其
愛子乎忌弟之偪已也竟致之死而陽爲齋醮

卜占台巳被攻遠逃必欲得而甘心焉遂與北闕爲不解之仇長子以諫非攻而囚之愛子以入質病不稱使必欲殺之賴適使董國雲力救而幽之別所未許見也父子兄弟之間殘忍如此 紀奴技

横江者東界鴨綠西接内地非鄰奴酋南抵鎮江爲舊滅夷王杲之地中國所開展未盡之疆其實非奴地也方圓可四百里土極膏腴寬饒遼瀋金復等處豪傑之民以及西南界配貿易

之徒盤據其間以圖積參掘採之利可使也設橫汀

如用蒺藜試于白日不效試于黑夜必效迎賊之來路不效斷賊之歸路必效硬地不效無沙地不效無草地不效須置于沙草相間之地蒺藜即滐土色草色賊見土見草不見蒺藜而後蒺藜得妙其用徑寸之鋒蹶千里之馬兵未有奇于此者紀蒺藜

如用戰車列營必須之但利于平地不利于山

險更有說者我衕車往而彼以火輪來我恃車上之鎗砲打而彼以鐵騎衝則車之用窮謂宜于車外埋伏刺馬一層火砲三層軍士輪直又遣遊兵出沒遠哨偵賊着刺馬畧阻驍騰火砲相繼而發賊必潰而走不敢近車即近車而車上鎗砲又發矣 紀戰車

廣寧東三十里舊有羊腸河一道自西北而東南入海龍窩潮溝其故道也自先年挑宅路堤阻其南向遂横溢而東入三岔河一遇山水泛

漲堤內堤外盡爲瀦若依故道兩岍築堤中議
百丈之闊任水緩行不與爭險度不及五十里
便可導入于海又外循大黑山起至三岔河舊
邊基址築一墻壕如路堤然一以防虜一以約
邊外客水使歸于河則一百七八十里盡是沃
壤自三岔河起牛庄歷遼瀋開鐵西北順邊一
帶六百餘里一望既脫開鐵地方如過丘墟遼
海二衛舊有大小屯寨三百四十七座今止見
存一十三座鐵嶺二百四十八座止存二十二

座汎河懿路一百三十四座止存三十九座遼瀋以東鴨綠以西不能更僕數也惟金復海蓋四衛地無遺利然多山坡沙磧所收較薄而拋荒者反皆腴土緣在河西者山居西而原疇居東在河東者山居東而原疇居西河界其中而廣夾處焉以此腴土盡行拋荒每問居民皆云此地種一日可收子粒八九石遼俗五畝爲一日市斗六斗抵倉斗一石是五畝地而可收十三四石也其美利可惜有如此遼兵八萬若籍

此輩十分之三隨便屯種可得二萬四千名每名一分五十畝可種一萬二千頃畝取子粒倉斗一名可收一百二十萬石折納六十萬石除給本軍應得月糧外可餘三十一萬餘石查得見種屯地一分者納穀八石荳四石大草小草及雜項銀兩約二兩四五錢始得完訖科亦重矣若將此田每畝收三石者今只收一石而一石之中又有五斗係自給之數是四分中而取其一分軍無不趨事也遴選將官養廉甚少若

照隆慶二年例墾田十頃者內給將官五十畆爲養廉之資如一將官領兵二千者內撥六百人屯種計屯三百頃該得養廉田一千五百畆收穀一千五百石豈不足用以免剝削又照嘉靖八年例墾田百頃以上者撫按奬勵三百頃以上者奏 請擢用不及者㕘罰則前有養廉陞擢之利後有㕘論戒飭之害將官無不趨事也其餘不盡田土方多招人承佃聽其各任所便開坐畆叚告領戶踈開墾耕種隨其所佃畆

數納稅量寛二年以爲牛具子種之費俟三年
成熟照見行科糧事例一體徵納而又酌量道
里遠近地形險易爲之分置堡寨以居之併小
屯爲大屯使零星散處者皆得聚處一城城內
設置器械火藥等項城外深壕三道壕塹多種
榆莢糾結纏護止留一門出入一遇傳烽在田
者各斂物畜歸堡各執火器弓箭以待之丈餘
門徑雖有數千騎安所馳騁開原西北二三孤
屯全頼此法雖委身虜巾虜不敢近其門而過

焉寧前鋒義一帶土多沙積只合照依舊址挑
挖大壕一道壕深闊各二丈一直切下本質自
可耐久累土爲塹但取土勢自起不宜加陡以
速其圮山石漫坡鑿削如壁溪澗水口用合抱
之木三股錯立式如拒馬槍而少短其上布列
二三層不宜如近日細木欄杆有同兒戲自大
黑山東至三岔河又踰河起海遼開鐵至鎮非
關地平土堅壕溝水口俱如前式惟累土爲塹
當用土筏包砌於外如土城然以取其峻且草

長土固可久東昌以北至慶雲關以南數河横
出皆可引水平灌入壕深可丈淺五六尺春夏
秋間虜騎難越冬間氷結墻土凝固又不得掘
空而入若西北起靖安迤東南至鴨綠江一帶
邊臨海建山林叢薄似亦不可無壕一道 紀遼
東關外地

遼餉初擬用兵三十萬歲費千餘萬比廣寧未
敗見卒可十二萬合登津布置之兵可十五萬
耳未論搜括加納鼓鑄諸入孔郎加派已八百

萬發帑已六百萬而猶廩廩憂不足遼陽沒後庫中猶存八十萬此皆可知不可問者紀遼餉

以繼光束伍號令等法練習成營而又加之以獨輪小車每隊間列使之行則裝載止則為城戰則列陣相去十尺實以隊兵堅牌當前利兵接後虜即善突萬不能越我車牌蹂踐明矣誠禦虜者火器為上而法又有於車上置銃高下準車車兵點放可免心悸手搖之病也說者曰虜騎突如來如不如馬勢奔騰一當阻隘宛必

迴旋踯躅藉當此時鼓震旗麾隊兵四出則馬必返走虜氣自奪我向之援兵不動者至此反扼先驅又況有後騎相翼而前誰能當之紀用兵

以遼人復遼土先以遼將將遼人召遼世官之散而寄食他省者悉檄之入遼宜水則四衛宜陸則廣寧各自爲遼人之長此用遼一策若沙河門之戰濼河之戰遼士死者千人倘邀一卒之復遼水遼山皆結草之地矣此與遼一策紀

聞諸賀給諫欽云遼東嘗祠者馬都督雲葉都
督旺此二人奉
高皇帝之命航海來遼招撫夷夏安輯兵民開
創衛所建立學較濯變腥膻使左衽爲衣冠禮
義報功報德何可忘也　義州古日宜州在醫
巫閭山之右有虞封十二山時即爲中國之地
矣　高皇帝命功臣龍虎上將軍都督馬公雲
葉公旺駐東萊航海來遼招附而經營之設遼

東都司爲義州之境廣袤餘百里東翼廣寧南連錦州西引大寧大寧諸城亦一都司也惟非鄙與虜鄰耳永樂間以朶顔三衛効順遂徙大寧諸城之人于北直隸而以其地與之義州遂兩面受敵而緣邊凡百六十里最爲要害正統初都憲王公九皐創立六馬營堡成重鎭云弘治六年分守參戎金臺三公銘修建大清一堡塡實官軍五百餘尚丘墟榛莽間

自大清堡西南堡曰大寧大平大康大安大定

每堡墩實多者七百少者四百人供軍舍餘從
焉于是授以附堡田土使之且耕且守以漸包
砌而擢賢能官守之皆裁賀給諫文集

永平道中

漕由海運險阻難行取道永平原非始議因燕石二區軍士赴鎭關支月糧不便爲添設永平管糧郎中始有開青河以達灤河之議蓋取便於轉輸薊倉糧米也后以費大乃遷就其說謂灤河海口直抵天津可以通漕打造方及一年海運未經一試而船隻先壞事體若此安能經久况薊永米價多平故漕糧二十四萬石議改折只存十萬本色也

遼陽道中

廣寧邊外一帶插漢所屬十八家夷人賞地六

復插必至坐困奴而宣雲亦有息肩地矣然非

水陸合力積有生聚而漫云得寸則寸與耳食

何異雖然復義州與右屯張兩翼要矣合關內

外之精力以復之猶懼不支況分其銳乎

登萊從旅順進師不可以皮島五千里援關門

更不可皮島與鎮江相近制奴之尾正對維揚

二帆可達尤難議撤惟在統兵得人操縱繇我

耳或曰戍南關則金州可復我可漸屯漸進徐
戍長生島以收復蓋二州乃復鎮江窺遼瀋然
總不如訓練生息之後水陸併進爲穩著也且
南關近奴無險無城戍守之計安出或議移登
州出汛皇城島之水兵分覺華島水兵三營之
二營或併長生廣鹿石城鹿島之民兵調赴南
關而孤軍似難支也談何容易
還遼千百指揮之舊俸併還遼十萬三千軍兵
之舊餉遼之世職隨傣來遼百姓亦隨官來此

水陸並進生聚第一策也
遼人之散處各島者長山以萬計皮島以三萬計廣鹿旅順石城鹿島以數千計獐子島以百計登州不與焉

山海道中

大凌河祖帥馬兵不足三千各將馬兵亦不足四千勁兵須馬無馬孰戰且自奴熾以來登萊有兵而未得一兵之用海外有兵而不聞一矢之遺浮海遼民盈數十萬而不聞有一鴻一雁

之安集奴得地而弗守也寧舍地而不分兵哉
日犄角而弗聚也一帥師也議撤議勿撤又議
且勿撤其何定見之有

薊門道中

永平之殘也燕建等路石門子泠口河流口徐
流口劉家口佛兒谷桃林口青山羅漢洞界嶺
口箭杆嶺皆極衝石門路義院口董家口大毛
山大青山一片石黄土嶺甘泉堡花場谷孳畜
谷椵場谷水門寺城子谷坑兒峪西陽口廟山

口山海路北水關南水關南海口則又三海之極衝者分兵列守猶苦不足而調遣四出甚欲移登萊海島齊赴覺華湊圍亦岌岌矣大哨五百騎出塞百里小撥五十騎哨二三百里上其頭領時日以聞如戚繼光所舉賞坐門諸虜爲鄉導反間者紀録優敘此近例也蓋爲紅門川及都山有馬步賊夷申儆而明哨暗哨遠哨之法可漸復

紀守關

山海關天險哉但建逆多智善算必不直攻此處蓋關北則有陸路隘口關南則有水路海口試先言北而及于南自山海關以北隘口無慮百外西至宣府邊牆共八百餘里牆外即朶顏三衛之地爲長昂董狐貍獐兎兀魯思罕男撥計阿只卜顏魯伯戸夷婦爾只克鬌毛兎哈亥男满都卜賴等百餘枝部落住牧雖未必肯假道於奴酋然此輩皆陽順陰逆挾之以要求于

我即如正統己巳之變亦三衞除爲嚮道然猶曰自大同入與三衞分地無與也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大酋吉囊俺荅入犯京師乃自古北口入夫古北口正三衞分地豈非即其引縱哉故自山海關而北而西極衝去處如一片石石門路大毛山城子谷平頂谷義院口關臺頭營中桑堡羅漢洞東勝寨徐流口喜峰口河流口關冷水口關石門千關古北口潮河川等處皆當嚴備然訃其要害之處大畧有四以冷水口爲

一路自山海關抵太平寨而以建昌營爲適中之地以古北口爲一路自馬蘭谷抵石嶺塘而以密雲爲適中之地以昌平爲一路自渤海頭抵鎮邊城即以昌平爲適中之地以紫荊倒馬二關爲一路自沿河口抵故關而以易州爲適中之地顧此關隘均爲要害而古北口尤爲要緊葢冷水馬蘭有重崗叠嶂以爲天險紫荊倒馬有雲中上谷以爲外藩惟古北口一帶乃勝國時元主幸上都避暑之道沙淤水漫平夷曠

邇萬馬馳驟甚難防禦然虜騎自黃榆川而來
則必由潮河川自磚垜子而來則必由黃家寨
自黑谷關而來則必由三箇嶺此兩處皆兩山
夾峙易于固守過此便入平原則欲戰不能欲
守不固矣元人進金史表文云勁卒搗居庸北
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南扼其吭此兩言也豈非
都燕而有狄患者之明鑑哉惟山海關南數里
即爲涯洋大海我宜乘勢　用之以攻其瑕者
今似瑕反在我而奴或用之以攻我耳何也關

之西瀕海者約五百餘里該奴以舟而來則如秦王島牛頭崖金山嘴洋河口灤河口清河蠶沙口等極衝去處皆可登岸經臣那玠於此數處建議欲築城開河增軍添馬旋以錢糧無處而止

宣　詔山海關遼東都司紀事

會當宣　詔汪江西鉄予故不知未幾太宗伯傳語遼東盍何太座師知予深欲令一覲疆場也然有不願往者有因往易差者未服過而問焉邊報卒至韓閣師語禮部曰亦宜與之一說予感師意候閣一見問曰兄自願往果否答曰

皇上再生之身東西南北惟所命耳原閣師之意此差宜在省中郎朝鮮差亦在編簡而不及宮坊良不薄也次日某過寓出袖中小報囑可

勿往予締觀之稱十五萬騎犯寧遠予笑曰虜騎突入將帥事匹馬出關使臣事使臣之道三力能殺奴報

天子上也不能全節而歸不濟亦之而已次日出門旋入關不見一虜曰十五萬安在哉曰往朝鮮去矣抵高臺堡予偵知東不的代揷賫婦女代奴積粮穀奴向導已至王子郎來謀與武進士門生王振遠陳國威夜殺之高臺堡而無兵至寧遠無可與言者僅與關內道言之關中

士馬脆弱相與扼腕歎息而罷酒逐通州上書
當道幾於唇敝甚媿此行到前屯速不的以五
百騎犯瑞雲堡副總兵張　將刀斧手三百
送余入關于曰不可身爲使臣同與　王事君
在力戰僕在城上浮白痛飲以作陣勢將軍率
諸將上馬大鬬斬一虜擒馬匹鎧甲而還入關
驗級于曰使臣入關獨夫授首
皇靈旁鬯殲滅奴酋在此一舉山海總兵其按
成例上首功給賞有差先是副將軍何公可綱

飲于寧遠首山絕頂酒酣余詩有此行未見單于面拔劍中宵待舉烽句蓋爲之兆云

與寧遠武進士門生王振遠陳國威料東
虜必引奴入犯謀以扈送前屯兵夜擒之

高臺堡紀事

二生深心義勇奇畧士也余以巳巳三月至高
臺堡行道紛紛有謂插酋將所掠女婦令東酋
賣與此中將官價止八金者有謂四方糴載糧
米出售速酋轉而輸之奴者余撫掌浩嘆二生
從寧遠來佩短刀着草鞋余問故曰備不時之
需今東患奴西患插東居關外佯伉插實昵之

又奴姻婭此酋二除關內外皆無事余曰部落
幾何曰不滿萬住寧遠外者六七千此地開市
止二千猝不及備夜半可剌也余曰二生有此
肝膽宜愼用之二生曰此副肝膽宜急用急用
則鮮過今夜雖有必肝臭惡不食矣余又問故
二生曰目前奴哨在東帳內計四百餘人不捄
弓矢揷遠在漠外馳救不及酬臥之餘斬其頭
而歸奴氣息矣失此機會四月間四王子先至
秋冬諸王子盡入入必舍遼而攻劉宜動天下

之兵何益余曰此事非我作古廿延壽陳湯嘗用之矣是時漢家公卿皆受匈奴所困刀筆枿皴然暴白今以欵局爲勝着以喇嘛爲心膂吾儕書生舉事一一不當恭疆埸何且熟思之未幾客謀關内道甚壯余言若關兵脆弱余曰出關門前屯中後所頗精勁關外道病死盡併將之可乎會當事不合而中止其後虜入犯之期與入犯之地一一如二生言二生解圍復城有大功而不伐